

# 剑来

(1-14册)

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
# 目录

剑来1：少年起微末

剑来2：忽为远行客

剑来3：清梦压星河

剑来4：草长莺飞时

剑来5：山水有相逢

剑来6：剑符在扁舟

剑来7：迢迢渡银汉

剑来8：误入藕花渡

剑来9：乱起太平山

剑来10：他乡遇故知

剑来11：君从故乡来

剑来12：人间羊肠道

剑来13：陇上花又开

剑来14：江清月近人

# 剑来1：少年起微末

第一章 惊蛰

第二章 稗草

第三章 少女和飞剑

第四章 捕蛇鹰

第五章 离别

第六章 敲山

第七章 拳谱

第八章 少年和老狗

第九章 天行健

## 第一章 惊蛰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

暮色里，小镇名叫泥瓶巷的僻静地方，有个孤苦伶仃的清瘦少年。此时，他正按照习俗，一手持蜡烛，一手持桃枝，照耀房梁、墙壁、木床等处，用桃枝敲敲打打，试图借此驱赶蛇蝎、蜈蚣等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是这座小镇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话：二月二，烛照梁，桃打墙，人间蛇虫无处藏。

少年姓陈，名平安，爹娘早逝。

小镇的瓷器极负盛名，本朝开国以来，就承担起“奉诏监烧献陵祭器”的重任，有朝廷官员常年驻扎此地，监理官窑事务。无依无靠的陈平安，很早就成了烧瓷的窑匠。起先只能做些杂事粗活，跟着一个脾气糟糕的半路师傅，辛苦熬了几年，刚刚琢磨到一点烧瓷的门道，结果世事无常，小镇突然失去了官窑造办这张护身符，小镇周边数十座形若卧龙的窑炉，一夜之间全都被官府勒令关闭熄火。

陈平安放下新折的那根桃枝，吹灭蜡烛，走到屋外，坐在台阶上，仰头望去，星空璀璨。

他至今仍然清晰记得，那个只肯认自己做半个徒弟的老师傅姓姚。去年暮秋时分的一个清晨，姚老头被人发现坐在一张小竹椅上，正对着窑头方向，闭了眼。不过如姚老头这般钻牛角尖的人，终究是少数。

世世代代都只会烧瓷一事的小镇匠人，既不敢僭越烧制贡品官窑，也不敢将库藏瓷器私自贩卖给百姓，只得纷纷另谋出路。十四岁的陈平安也被扫地出门，回到泥瓶巷后，继续守着这栋早已破败不堪的老宅，面对着差不多家徒四壁的惨淡场景，便是他想要当败家子，也无从下手。

当了一段时间飘来荡去的孤魂野鬼，陈平安实在找不到挣钱的营生，靠着那点微薄的积蓄，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前几天听说几条街外的骑龙巷，来了个姓阮的外乡铁匠，对外宣称要收七八个打铁的学徒，不给工钱，但管饭，陈平安就赶紧跑去碰运气，不承想那中年汉子只是斜瞥了他一眼，就把他拒之门外。当时陈平安就纳闷，难道打铁这门活计，不是看臂力大小，而是看面相好坏？要知道陈平安虽然看着孱弱，但力气不容小觑，这是他这些年拉坯烧瓷锻炼出来的身体底子。除此之外，陈平安还跟着姓姚的老人，跑遍了小镇方圆百里的山山水水，尝遍了四周各种土壤的滋味，任劳任怨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做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可惜姚老头始终不喜欢陈平安，嫌弃他没有悟性，是榆木疙瘩不开窍，远远不如大徒弟刘羡阳。这也怪不得老人偏心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同样是枯燥乏味的拉坯，刘羡阳短短半年功力，就抵得上陈平安辛苦三年的水准。

虽然这辈子都未必用得着这门手艺，但陈平安仍是像以往一般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身前搁置有青石板和轱辘车，开始练习拉坯，熟能生巧嘛。

大概每过一刻钟，他就会歇息少许时分，抖抖手腕，如此循环反复，直到整个人彻底精疲力尽，才起身，一边在院中散步，一边缓缓舒展筋骨。从来没有人教过陈平安这些，是他自己瞎琢磨出来的门道。

天地间原本万籁俱寂，陈平安却听到一阵刺耳的讥讽笑声。他停下脚步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那个同龄人蹲在墙头上，咧着嘴，毫不掩饰他的鄙夷。

此人是陈平安的老邻居，据说更是前任督造大人的私生子。那个大人唯恐清流非议、言官弹劾，最后孤身返回京城述职，把孩子交由颇有私交情谊的接任官员，帮着看管照拂。如今小镇莫名其妙地失去官窑烧制资格，负责替朝廷监理窑务的督造大人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官场同僚的私生子，所以丢下一些银钱，就火急火燎赶往京城打点关系去了。

不知不觉已经沦为弃子的邻居少年，日子倒是依旧过得优哉游哉，成天带着他的婢女在小镇内外逛荡，一年到头游手好闲，却从来不曾为银子发过愁。

泥瓶巷家家户户的黄土院墙都很低矮，其实邻居少年完全不用踮起脚，就可以看到这边院子的景象，可每次跟陈平安说话，他偏偏喜欢蹲在墙头上。

相比陈平安这个名字的粗浅俗气，邻居少年的就要雅致许多，叫宋集薪，就连与他相依为命的婢女，也有个文绉绉的称呼——稚圭。

稚圭此时就站在院墙那边，她有一双杏眼，怯怯弱弱。

院门那边，有个嗓音响起：“你这婢女卖不卖？”

宋集薪愣了愣，循着声音转头望去，是个眉眼含笑的锦衣少年，站在院外，一张全然陌生的面孔。锦衣少年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，面容白皙，脸色和蔼，轻轻眯眼打量着两座毗邻院落中的少年少女。老者的视线在陈平安身上一扫而过，并无停滞，但是在宋集薪和婢女稚圭身上，多有停留，笑意渐渐浓郁。

宋集薪斜眼道：“卖！怎么不卖！”

那锦衣少年微笑道：“那你说个价。”

稚圭瞪大眼眸，满脸匪夷所思，像一头惊慌失措的年幼麋鹿。

宋集薪翻了个白眼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晃了晃：“白银一万两！”

锦衣少年脸色如常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宋集薪见那锦衣少年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连忙改口道：“是黄金万两！”

锦衣少年嘴角翘起，道：“逗你玩的。”

宋集薪脸色阴沉。

锦衣少年不再理睬宋集薪，偏移视线，望向陈平安：“今天多亏了你，我才能买到那条鲤鱼，买回去后，我越看越欢喜，想着一定要当面跟你道一声谢，于是就让吴爷爷带我连夜来找你。”

锦衣少年拿出一只沉甸甸的绣袋，抛给陈平安，笑容灿烂，道：“这是酬谢，你我就算两清了。”

陈平安刚想要说话，锦衣少年已经转身离去。



陈平安皱了皱眉头。白天自己无意间看到有个中年人，提着只鱼篓走在大街上，捕获的一尾巴掌长短的金黄鲤鱼正在竹篓里蹦跳得厉害。陈平安只瞥了一眼，就觉得很喜庆，于是开口询问，能不能用十文钱买下它。中年人本来只是想着犒劳犒劳自己的五脏庙，眼见有利可图，就坐地起价，狮子大开口，非要三十文钱才肯卖。囊中羞涩的陈平安哪里有这么多的闲钱，又实在舍不得那条金灿灿的鲤鱼，就眼馋地跟着中年人，软磨硬泡，想着把价格砍到十五文，哪怕是二十文也行。就在中年人有松口迹象的时候，锦衣少年和高大老者正好路过，他们二话不说，用五十文钱买走了鲤鱼和鱼篓，陈平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，无可奈何。

死死盯住那对爷孙愈行愈远的背影，宋集薪收回恶狠狠的眼神，跳下墙头，似乎记起什么，对陈平安说道：“你还记得正月里的那条四脚吗？”

陈平安点了点头。怎么会不记得，简直就是记忆犹新。

按照这座小镇传承数百年的风俗，如果有蛇类往自家屋子钻，是好兆头，主人绝对不要将其驱逐打杀。宋集薪在正月初一的时候，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然后就有条俗称四脚蛇的小玩意儿，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往屋里蹿。宋集薪一把抓住就往院子里摔出去，不承想那条已经被摔得七荤八素的四脚蛇，愈挫愈勇，把从来不信鬼神之说的宋集薪给气得不行，一怒之下就把它甩到了陈平安院子里。哪里想得到，宋集薪第二天就在自己床底下看到了那条盘踞蜷缩起来的四脚蛇。

宋集薪察觉到稚圭扯了扯自己袖子。他与她心有灵犀，下意识就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语，重新咽回了肚子。

他想说的是，那条奇丑无比的四脚蛇，最近额头上有隆起，如头顶生角。

宋集薪换了一句话说出口：“我和稚圭可能下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陈平安叹了口气：“路上小心。”

宋集薪半真半假道：“有些物件我肯定搬不走，你可别趁我家没人，就肆无忌惮地偷东西。”

陈平安摇了摇头。

宋集薪蓦然哈哈大笑，用手指点了点陈平安，嬉皮笑脸道：“胆小如鼠，难怪寒门无贵子，莫说是这辈子贫贱任人欺，说不定下辈子也逃不掉。”

陈平安默不作声。

各自返回屋子，陈平安关上门，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，他闭上眼睛，呢喃道：“碎碎平，岁岁安；碎碎平安，岁岁平安……”

天微微亮，尚未鸡鸣，陈平安就已经起床。单薄的被褥，实在留不住热气，而且陈平安在烧瓷学徒的时候，已养成了早起晚睡的习惯。他打开屋门，来到泥土松软的小院子，深呼吸一口气后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出院子，转头看到一个纤弱身影，弯着腰，双手拎着一木桶水，正用肩膀顶开自家院门，正是宋集薪的婢女稚圭，她应该是刚从杏花巷那边的铁锁井打水回来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剑来（1-14册）》烽火戏诸侯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46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